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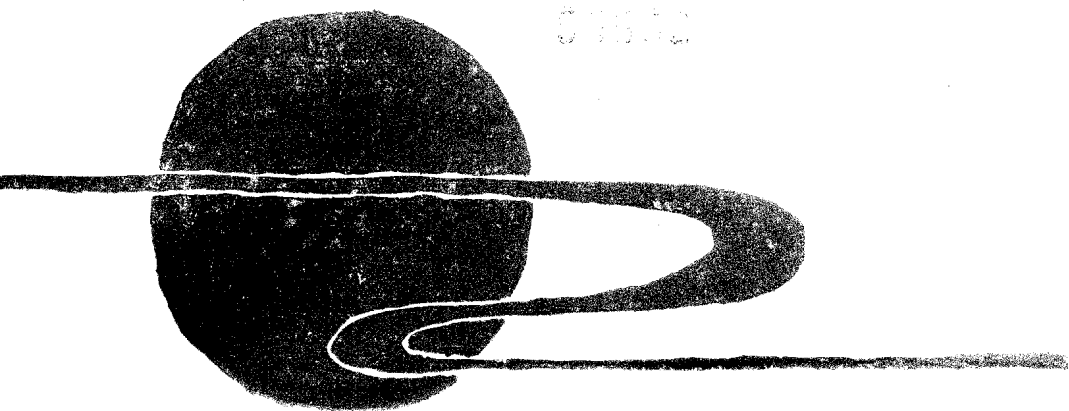


蕭軍

從臨汾到延安

1266

07852



章軍

從臨汾到延安

从临汾到延安

萧 军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8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册

*

书号: 10088·816 定价: 0.83元

新版前言

“侧面”——这是指当年祖国以抗日战争为主体而言。从这小小的‘侧面’、短短的过程中，在作者的眼里、经历里……所见、所闻以及亲身所受……等等映象所留下来的印记，及时地写下来一些文字记录而已。这次把原名《侧面》改为今名《从临汾到延安》，也还是为了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意见。如此改动一下还是名、实比较贴切一些的。

事实发生在一九三八年春季间，我由山西省临汾县随着民族革命大学队伍出发，经过了襄陵——乡宁——吉县以及后来我独自渡过黄河经过延长而达延安为止，约及一个多月的时间过程。

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是容易忘怀的，特别是对于没有这段经历的人，就更容易模糊，好象“世界”一生下来就是如此地存在，这很危险。

我们能有今天这局面：祖国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以及开始走向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现实大路上，这是来之不易的！历史上每一寸小小的改革和进步，那全是由若干革命先行者的热血和头颅，生命和汗水，辛勤劳动，艰难忍耐……而换得来的。例如我们坐火车、坐汽车……去旅

DQ85/2823

行，可曾想到那些筑路者在什么情况之下，用了怎样劳动，克服怎样困苦艰难以至牺牲……才筑就了那一寸平安的道路；那些筑路者是不会想到这些的，而我们却应该想到这一些。他们不想到这些，这是他们的伟大；我们不想到这一些，我们就渺小……一个人能够在这伟大与渺小之间的镜子面前照一照自己，那种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自负”的尾巴也可能会翘得要低一些，或者狠一下心自己动手割掉它，——总的说来人民并没亏待您！

我为什么要写这段旅行记，也就是要对比地观照一下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什么是应该肯定的，发扬的；什么是应该改造的，消灭的；也观照一下“人”，人之中，什么是应该肯定的，发扬的；什么是应该否定的、消灭的，这里并无任何个人的恩、怨、爱、恶……在其间，——一切以人民革命利益为依归。

这书得以再版了，就写这样几句话罢！书中值得借鉴的就借鉴罢。

萧军 一九八二、十、十三日

于团结湖畔

侧面

原版前记

这书，第一篇在成都印过单行本，第二和第三篇，也在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

所见所闻如此，也只好如此写下来。“有心人”也许会“断章取义”拿它来利用一番，以达成某种下劣的目的，这我没办法，只好任他。不过对于这样的人，我是鄙视憎恶而痛恨的——这也是事实。

一九三九，七七萧军记于成都



1983年6月萧军同志在万里长城



从山西临汾出发于1938年3月抵延安时所摄

目 录

第 一 篇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	一
第二章	照常地醒来·····	二二
第三章	第一个会议·····	二八
第四章	汾河也变得狭细了·····	三二
第五章	刘村及其它·····	四三
第六章	“知道吗？这是手榴弹·····”	五三
第七章	“共产主义的错误”·····	五六
第八章	日本刀·····	六二
第九章	第一号教授和“东北人”·····	六七
第十章	“这些，怎么能背呢？”·····	八一

第 二 篇

第一章	走出临汾·····	一〇一
第二章	一辆炮车坐在泥泞里·····	一二八

第三章	古城·····	一三一
第四章	盘道村的早餐·····	一四〇
第五章	夹谷·····	一四三
第六章	清风崖的夜·····	一六七
第七章	乡宁·····	一七四
第八章	吉县·····	一八五

第 三 篇

第一章	渡河·····	一九五
第二章	渡过黄河以后·····	二二一
第三章	延长城·····	二四一
第四章	延安城外·····	二五二

第一篇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

一 因为我强壮！

就这样决定了：让他们去运城，我留在临汾，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能甘心——我比他们强壮。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令，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

• • ↓ •

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

我和红的谈话，就这样各自封锁住了。虽然两人是并排地躺在一面炕上，各人却全看着顶棚。直到段同志走进来，门帘摆动的风使灯火动摇了，我才把伸在被外的两条赤裸的臂膊缩进来：

“你要睡了吗？”我勉强地侧过脸来向她——段同志——笑一笑。问着。

“你们论争完了吗？暖呀呀……我真听腻了这些呢！”段在脱着军装外套了。她那圆胖胖的脸蛋比起日间好象更显得幸福和健康。眼睛和嘴唇还有那腮上的漩涡，虽然是在表示着笑的样子，但那间介在两条长的浓黑眉毛中间竖立的额纹，却还刻画得很分明。

“这不是开玩笑呢！我们常常这样为了意见不一致，大家弄得两不欢喜，所以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倒好一点……”我郑重着声音。

“算了吧！大家明天就分开了……让我到外间屋子去睡好吗？你们可以……”她做出了要来取铺在炕里面的被子的姿势，

还不怀好意似地在笑……外面的长个子鲁也开始噪叫起来了：

“算了吧！老段，你别到外面来睡啦！我们这里全是‘男’同志哪！”

“那有什么稀奇……”她一面驳斥着长个子老鲁，手已经把被子的一角抓了起来，红虽然把身子侧过去了，但始终没有言语。

“你算了吧！”我模拟着她那“湖南腔”，把“算”字拉长读成“酸”字的音，一面把她手里的被子夺下来，扔进炕里面去。

“这样也好吗……好则，我三分钟就可以睡着，这样你们可以随便地谈……记住，明天大家就要分别了！”

“要谈的早谈过了，你就是四分钟睡着也不要紧呢。”我说。

真的，那还不足三分钟，段的那响亮的鼾声就响了起来。她每夜总是睡得这样快，这样自然。

“睡罢。”我试着摸一摸红的脸和眼睛。她的眼睛闭着，外面有了湿润，当我的手指触到她那饱满的眼睑的时候，她惊慌地把脸转向了一边，她也说：

“睡……罢！”这声音是带着颤味的，干涩，模糊，无力……

二 把墙壁填起来……

这，不象车站，简直只是一片偶而繁荣起来的荒凉的广场！没有旅客，有的只是一些满带武装的，不带武装的，胸前过多挂着铁锤子似的一些手榴弹的灰色的兵……各不相属的交穿地走

着。有的就站在车箱的近边，用手掌围着嘴边，高声地无顾忌地讲着话。车箱里的人，从窗口贪婪地探出一段身子来，眼睛悻悻地滚圆着，努力要听懂这话的意义和声音。

轨道上，虽然排列着一些车厢，但红他们和段服务团应该有的一列车厢，却还没有决定。那面一个不甚大的车头正在补充着煤和水；另外一个却过来又回去……好象很悠闲地在另一条轨道上散步着……这家伙象一个人将劳动过以后有点傲慢味地在喘息……。这面，在站长屋子的门前重叠地已经围起了半圈人的围墙，脖子全是撑得稀有的标直，噪叫着要求“开车”。

“妈妈的……要全把我们留在这里作俘虏吗？不开车？”

“同志们……不能这么性急啊……上面的车……不开下来，你就是枪毙了我……也不能开车的……同志们……各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责任和职权啊……有电报……上面的车子马上就开到哪……敌人不是马上就来的啊……夜间也不会有飞机……干么这样性急。”

这说话象一支支的小弩箭，站长每一个字的字音，全变了韵节了，透过这人围，随处飞突……。

“妈妈的……道理总是在你们这一边……你倒有骨气咧……等着日本兵来了你也这样和他们讲讲道理……我才佩服你！”

为了站长这样坚强的决定，人们的力量就开始沿着这“决定”崩雪似的松落下来了。那先前筑起的坚强的人的围墙，如今也一层层……在剥退……直到最终，站长的阴白而狭长的脸幅也出现了。他好象还不相信这围攻就这样已经解除，眼睛还是不正常的遭了惊恐似的亮亮地看向远方，嘴唇也还扣得很严紧；另一只手无主张地时时抓着那窄窄的胸膛。

我要寻找段同志，好决定车厢，因为红他们是约定了和他们

乘一个车厢到运城，我提着那些过重的行李和皮箱，到这里，又到那里……虽然汗水已经开始在我的头脸各处以及周身开始浸透，滴流……但好象是要试验试验自己的体力，或是为了喜欢要逞一点强……便常常谢绝了别人的帮忙。

“你倒很会利用时间，这时候还在做标语哪！”我显着有点惊奇地叫着。那个正在安静、专心、用手里的颜色笔描绘着标语的段服务团的一位团员，他也好象吃了惊，回头看一看是我，才笑笑地又继续使画笔活动下来，转过脸去说：

“开车总还要两点钟……趁着太阳还没全落，把这墙壁填起来总是好的啦……”

看工作人工作时候那专一的兴味把我吸引住了，竟忘了自己是要去寻找段同志的。

“你知道段主任到哪里去了吗？”

“呐……她大约在站台东边和才来的王主任讲话吧？听说敌人很近了……临汾——你认识吗？那个瘦得象一只鹞鸟似的王主任？”

“见过的……我去了……”我不忍再打扰他。他虽然和我说着话，手里的画笔并没有过一刻停留：迅速，准确，勾勒着每个匀整的字形：先用白色，再用红色镶了一次边……。那“国共合作，抗战到底”方形的字就更增加了鲜明和漂亮。

“找了你有半点钟……”我在站台的极东端才算寻到了段。她却仅是笑笑地向我用眼睛招呼了一下，还是和那个鹞鸟似的王主任低声不断地谈着什么。我知道在此刻自己是不应该扰乱他们，便扬了一下手：

“回头我再来——”我走出车站的栏栅。

太阳已经完全没落下去。自己深深地呼吸了几口，这里的空

气是随处带有尘土味的；接着也把那四周的景物——土原和荒山和正在弥漫着晚烟的城廓流览了一下。

在我回到站里面来，段服务团已经有了两个车厢。红正倚在一个车厢的窗口，样子象在看热闹，又象在等待什么人。我就近买了两个梨子使她不提防地递进她的手中。但她并不立刻就吃，只是茫然地接过去。向我看着，接着她的眼睛就被泪水浸包得不能再张开……她抓紧我的手急速地说：

“我不要去运城了啊！我要同你进城去……死活在一起罢！在一起罢……若不，你也就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

“不要发傻！”我的手翻转来掐紧了她那过度细瘦的手指，摇动着说：“……你们先走一步……如果学校没有变动 仍在这里……你们就再回来……这是一样的啊；也许……马上我也就来运城……一同在那里工作或者去西安，不然，就到延安去会合。你跟段他们一同走比较安全，他们有团体。我强壮……应该留在这里……学校已决定单成立一个‘艺术系’了……这是好的啊！我们的人，怎能一个不留在哪里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在这‘这个时期’工作吗？”起始我还是勉强笑着，装着愉快……可是接着眼睛和鼻子被一种强烈的不能形容的酸痛刺激着了，象是要流泪的样子，但我制止住它……

“你太关心他啦……嘻嘻……”

“他比我们强壮……打游击也可以打，跑也跑得比我们快……他是应该留在这里哪！”

第一个说话的人是凹鼻子杜；第二个说话的是长个子鲁。他们把眼睛全挤成一样的缝，半玩笑半讥讽地拉长着脖子探着脸从车厢里向外叫着。

“你们也并不软弱啊！为什么不留一个在这里？”红转过脸去阴冷地向他们这样回答了一声。我松开了她的手，自己的心感到一点寒凉，同时牙骨不知为什么忽然咬扣到有点发疼。

“哪里……嘻嘻……我们怎能比起肖军呢……这正是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啦……却是我这类人吃瘪的年头喽！嘻嘻……”

长个子鲁不再言语，只是一闪一闪地吃着烟；凹鼻子杜说了这俏皮的话，也悄悄地退回到自己的坐位旁边。但他并没有坐下，两只胳膊抱起来了，两条穿着带有拍车的细腰马靴的小腿，又用着大角度的距离在叉开……。在站着的时候，他的小肚子总是喜欢挺在外面的。他的脖子并没有毛病，可是平常时候那长形的葫芦头总是更多一点离开中心线侧垂在人的左边，以致那留得过于长的‘菲律宾’式的头发常常就要象梳结得不结实的女人们的鬓发垂流下来了。为了这，女人们开玩笑就也叫他作“姑娘”，但他并不为这生气的。

“是的吗，我确是强壮的。怎样，杜君也要留下吗？在这里一齐工作罢，省得我自己孤单……这里也有千多个学生呢！”我明知他不会留下的。

“不啊……不……我要到运城去喽！这样牺牲在我不值得的呢。”

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地响彻着。这声音和那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袋口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象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这样的可怜的东西们。

“不要傻吧……还是好好去运城……我们不久就会再见的